

铁壁岛

TIE BI DAO

董 海



铁壁岛

董 海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铁 壁 岛

董 海 著

张子虎 插图、装帧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25 字数 45,000

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548 定价: 0.19 元

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祖国东海前哨铁壁岛。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，驻岛解放军和民兵加强了军民联防，向阶级敌人展开了主动进攻。暗藏在岛上的国民党特务——“哑巴老头”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，见自己将要暴露，便妄想进行破坏后逃跑。红小兵排长海兵带领他的伙伴们，在解放军龚指导员的帮助下，机智勇敢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揪出了这个国民党特务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。

这部中篇小说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83312 部队创作组创作的。作品故事情节比较生动、曲折，有海岛生活气息和儿童特点，适合小学中、高年级阅读。

目 录

一	奇怪的电台信号.....	1
二	小海兵请战.....	12
三	大批判专栏前.....	21
四	哑巴老头的秘密.....	30
五	牵牛花藤上的细铜丝.....	39
六	真假特务.....	49
七	热锅上的蚂蚁.....	59
八	降服大疯牛.....	68
九	“他跑不了!”	76
十	鳄鱼洞里的战斗.....	87

一 奇怪的电台信号

铁壁岛巍然屹立在惊涛骇浪之中。

涨潮了！大海掀起万丈狂澜。你看，那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被海风追逐着，气势汹汹地朝着岸边的礁石撞过来，轰隆隆，哗啦啦，发出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声响，溅起十几丈高的雪白的浪花；接着，水点儿象下雨似地从半空中落下来，洒在礁盘上。再看那海浪呢？无影无踪了。哦，原来这海浪也是个欺软怕硬的玩艺儿，它对巍然屹立着的铁壁岛无可奈何，只得收拾起被撞得粉碎的身骨，“哗”的一声又溜回那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。

在嶙峋的礁石丛中，升起了一根竹竿，足足有两、三丈高。它高高地挑起一根天线……没一会儿，就传来电讯的呼号声：

“嘟嘟嘟，嘟嘟嘟……”

翻译出来，它的意思是：“我们已经迂回到敌人

后方，我们已经迂回到敌人后方，是不是立即出击，是不是立即出击，请你马上回答，请你马上回答……”

从太空中传来另外一个电波：

“滴滴滴，滴滴滴……”

它在说：“请你们接受新的命令，请你们接受新的命令，作好一切准备，出击时间是……”

突然，又传来一个新的信号：

“滴哒哒，滴哒哒……”

新的信号与前一个电波掺杂在一起，搅得乱七八糟，什么也听不出来了。

长竹竿下面的礁石丛里，冒出一个象大皮球似的圆嘟嘟的脸蛋，额头上滚动着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。一会儿，全身露出来了，是一个胖墩墩、虎势势的大娃子。他穿着对襟白布褂，衣领的扣子早就拉断了，一只口袋也拉豁了嘴，半张布片随着海风在忽打着。也许是心里着急，他一使劲，又拉断了当胸的一个纽扣，露出了黝黑结实的小胸脯；顺手抹一把头上的汗，一串汗珠儿骨碌碌地甩在礁石上。

原来，这是红小兵排在参加全岛军民联防的一次军事演习。他们按照解放军龚指导员的命令，披夜色，穿苇塘，跳礁石，迂回到了“敌人”的后面，准备

配合正面部队，向“敌人”实施夹击。这会儿，正在等待龚指导员的命令呐，可是，命令刚收到一半，就给一个奇怪的电台讯号给干扰了。

负责联络的红小兵大鹏，急得象怀里揣了二十五只老鼠，百爪抓心。他们这是第一次被批准参加演习呀！联络不好，贻误战机，让“敌人”逃跑了，就丢足了红小兵的脸。怎么办？他反复检查电报机，一点也没出故障。他又把电报机的旋钮拨了拨，可该死的耳机里，还是那个既听不清又搞不懂的怪信号。

身边当助手的红小兵海瑛也急了，说：“怎么搞的？不行，快找我海兵哥！”

“对！找海兵去！”大鹏眼里一亮，把汗水一揩，“腾”地站了起来。海兵是他们的红小兵排长，可有本领啦！

大鹏是个猛张飞，有个象爆竹一样点火就炸的犟脾气。他看自己第一次当报务员就出了岔子，担心再拖下去要误事儿，亮开粗喉大嗓，求起援兵来：“喂，海兵，你来听听，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信号？根本听不清！马上要出击了，哎，算了，这个‘联络官’我当不了啦。你快来呀！”

一个浪头扑过来，浪花、涛沫溅得大鹏睁不开眼。随着浪头，从不远的礁石上飞起了一条小身影，他奋力地跃过几块礁石，好象从天而降，落在大鹏所在的礁石上边。

他就是海兵，浑身扎扎实实，象座小铁塔。同渔家的孩子一样，黝黑的脸，粗眉大眼，分外有气派；他两颊嵌着很逗趣的小酒窝，小酒窝上两滴水珠还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呢！海风有力地吹着，打湿了的头发被吹散了，倔强地竖立着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不大不小正合体，腰际扎着一条皮带；胸前系着的红领巾，在月光映照下一起一伏地飘动。



海兵是个机智勇敢的红小兵，宽宽的额头，闪亮的眼睛透着智慧的光芒。小伙伴们都佩服他遇事冷静，爱动脑筋，能拿出办法来。这会儿，分散在四周的红小兵们一听大鹏的喊声，知道是出了什么毛病，哄地一下围拢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开了。

这个问：“大鹏，怎么搞的，不是刚才还好好的吗？”

那个说：“你这脑筋怎么老不开窍？真糟糕！”

海瑛看看大鹏那着急的样子，把刚要冒出嗓眼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海兵镇静地扫视了一下小伙伴们，竖起一个指头在嘴边打了一个手势，叫大家先别声响。他自己跨过一步，接过大鹏递过来的耳机，戴在头顶，一边向大鹏询问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一边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认真收听和辨别着耳机里的信号。果然，耳机中“滴哒哒、滴哒哒”的声音还是响个不停，同解放军叔叔的电台信号混在一起，难分辨极了。

海兵心想，铁壁岛上的几个电台信号，红小兵在学习发报时，解放军叔叔都教他们辨别过，挺熟悉的。只要在耳机中一听到电波，就能根据发报的规律、信号和声响辨别出是不是铁壁岛上的电台？是

哪个电台。可是现在这个信号，却压根儿没听到过，从哪儿来的呢？

海兵屏住呼吸细听了听，更加奇怪了。根据这讯号的声音大小来判断，发出信号的电台可能离这儿不远。

海兵皱了皱眉头，十多年前发生过的一桩事情立即浮现在眼前。这是龚叔叔不久前给红小兵们讲过的。

那是红小兵通信排到解放军那儿学习发电报不久。一天，龚叔叔把红小兵们带进电报机房，指着电报机上一排排黑色的旋钮，对红小兵说：“小朋友们，别小看这发电报的工作，这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岗位呀！”接着，龚叔叔让大家都坐在小板凳上，抚摸着海兵的小脑袋，一边思索着，一边往下讲：

“一九六二年，人民公敌蒋介石贼心不死，迎合国际帝修反的需要，叫嚣着要反攻大陆。这时，有一个隐蔽在铁壁岛上的阶级敌人，就利用电报机，向台湾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发了报，企图配合蒋介石的小股匪特，从鳄鱼礁一带登陆，里应外合，要窜犯咱们的铁壁岛。结果敌人是睡梦里啃甘蔗，想得甜。在

咱们铁壁岛军民联防的铁拳有力打击下，全歼了妄图登陆的小股匪特，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……”

“发电报的敌人捉到了没有？”在一旁听故事的海兵，一直没有忘记那个隐藏在岛上的可恨的阶级敌人，还没等龚叔叔把故事讲完，就迫不及待地追问。

龚指导员沉吟了一会说：“敌人隐藏得很深，他一看苗头不对，就立刻收起了狐狸尾巴。所以，这个狡猾的家伙漏网了……”

打那以后，龚指导员讲的故事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海兵的心里。他知道，天空中一道道眼睛见不到的电波中，也存在着你死我活，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啊。

海兵抠了抠耳朵，又一想，六二年到现在，十多年又过去了，那个暗藏的阶级敌人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还在岛上呢？是不是又开始活动了？这可疑的电台信号和那个阶级敌人有没有联系？

小伙伴们一直在看着海兵，那一双双睁得大大的、眨都不眨的眼睛，仿佛是要从海兵脸上的表情，找到那个怪信号的来由似的。忽然，海兵那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了，两道大刀眉慢慢扬了起来。小伙伴们知道，每当海兵想出了主意，或者是下了决心的时候，都是这样的。小伙伴们不约而同把两个脚跟

碰拢，静静地等待着海兵的战斗命令。

海兵用信赖的眼光看了一下小伙伴们，简洁地命令道：“电波信号响得刺耳，可能就在附近发的。每人负责一个地段，严密搜索一切可疑的目标，我继续捕捉电波，立即向解放军叔叔汇报。”

看着小伙伴们消失在夜色里后，海兵打开自己的小本本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凭着学到的一些报务知识，尽可能地把耳机中那个可疑的电台信号抄录下来。

红小兵们按照海兵的命令，在搜索着前进。那一支支银光闪闪、红缨飘飘的红缨枪，更为这支队伍增添了战斗的气氛。

前边是一片沙滩。松松软软的沙子，轻轻踩下去也扑哧扑哧的响，脚跟一离地就是一个沙窝窝，稍一会儿就渗满了清澈的海水。红小兵们把步子跨得大大的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，警惕的目光往四面扫去。沙滩上，留下了一串坑坑洼洼的小脚印，渐渐地，那些小坑坑又被海水冲击的沙子填平了。

过了沙滩，就是一片峻峭的山崖。一块块怪石耸立着，柔软的沙滩路换成了碎石遍地的小道，那些七角八楞的小石子，要是垫在脚心下，又痛又痒，怪难

受的。红小兵们可不管这些，他们那双脚板一天到晚在沙石上磨，在礁盘上练，早就象钢浇铁打似的。他们一个一个互相打着手势，一言不语，爬上了一块大石壁，放眼一看，前边是一片芦苇丛生的苇塘。

这苇塘，中间有条小路，足有二里长。红小兵穿进苇塘，两边的芦苇叶子被风刮得哗哗作响，摇摇摆摆的芦花一会儿拍拍红小兵们的肩膀，一会儿摸摸红小兵们的武器，好象也为孩子们今晚的行动在操心。星光下，他们的白布衣，花格衫，都抹上了一笔灰白的银色，在那青色的苇塘中穿行，恰如一只只银梭在编织一条青黛的大绒毯。海风吹动，他们胸前的红领巾在一起一落地飘着。

大鹏接受了搜索的任务，心想演习不参加了，真晦气！但命令总得听。他把红缨枪朝手心一攥，腰一猫，甩开两条腿“嚓”地一声就窜出苇塘，向自己负责的地方，牛棚后的大草垛搜去。那儿的大草垛，足有丈多高。

大鹏的两只光脚丫，象两块铅砣子，踩得地面噶噶作响。他看见前面有一块小石头，就飞起一脚，小石头骨碌碌滚动着，“当”地一下撞在竹篱笆上。

一听声响，他身后的小海瑛就急了。这个文静

的小姑娘，是海兵的妹妹，比大鹏小两岁。她两条羊角辫一甩，回过头来，转了转黑亮亮的大眼珠，轻轻地责备了大鹏一句：

“注意，不要暴露目标，我哥哥交代过的。”

大鹏脖子一伸，吐了吐舌头，不吭声了。心里却在说，反正是搜索，我们在明处，有什么暴露目标不暴露目标的！他仍旧冒冒失失地往前撞去。

噔噔噔的脚步声，小石头撞击竹篱笆的咣唧声，借着海风，送进了牛棚后边的大草垛。一个黑糊糊的影子悄悄地溜出来，贴着渔村村口一些人家的墙根，一下子消失了。

就在这时，海兵发现耳机中那个可疑的电台信号突然中断了，解放军叔叔电台的电波声，又清晰欢快地在耳边响起来。海兵一边轻轻按动电键，用密码电波回答，一边用密码告诉解放军电台的叔叔：“我们这里发现真正的敌情，暂时不参加演习。详细情况当面汇报。”

龚叔叔在电台里回答：“很好！你们的敌情观念很强，同意你们的意见。”

红小兵们在小草坪周围严严实实地搜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现象。大伙儿慢慢凑到一起，准

备向海兵汇报搜索的情况。

海兵收起耳机，和红小兵们围坐在电报机旁。他先问大鹏在大草垛附近发现了什么情况，大鹏晃晃头；他又问海瑛在牛棚里看见了什么东西，海瑛摆摆手。其他的红小兵也都没发现情况。

月亮从铁壁岛西边落进了大海，启明星都一竿子高了；海风好象又加足了马力，起劲的吼叫着；浪涛发出了一阵接一阵的轰鸣声。

海兵的眉宇间又皱起了小疙瘩，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儿来得可疑；他伏在海瑛耳边交了几句，让她先把大伙带回村里去休息，留下大鹏和一个叫小强的红小兵在这儿继续注意观察，自己一个人迈开双腿朝解放军叔叔的营房跑去。

二 小海兵请战

“呜——”

雄浑、激昂的海螺号响了！

号声，响彻云天，冲散了满天星星，迎来了熹微的曙光。号声，在告诉全岛军民，军事演习已经胜利结束了。“入侵的敌人”如数被歼，民兵们扛着一个一个草把扎成的“俘虏”凯旋而归。大鹏可眼馋哪，这回，咱们红小兵一个“俘虏”也没捞着，都是那该死的怪信号！

可海兵不是这样想的。

他听着激昂的螺号，精神一振，脚步更快了。是啊，这场演习结束了，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头哩！他心里火烧火燎的，也不顾路上民兵们的挑逗，一口气跑到了连部。

一进门，通讯员笑嘻嘻地搂住他，可是，手上立即觉得冰凉冰凉的。定睛一看，海兵浑身给海浪打湿